

五子登科

張
恨
水
著

中國文联出版社

张恨水

五子登科

中国文联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五子登科 / 张恨水著. — 北京: 中国文联出版社, 2005.1

ISBN 7-5059-4846-6

I. 五… II. 张… III. 长篇小说—中国—现代 IV. I246.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4)第 128148 号

- | | |
|------|-----------------------------|
| 书 名 | 五子登科 |
| 作 者 | 张恨水 |
| 出 版 | 中国文联出版社 |
| 发 行 | 中国文联出版社 发行部 (010-65389152) |
| 地 址 | 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100026) |
| 经 销 | 全国新华书店 |
| 责任编辑 | 吴俊茂 |
| 责任印制 | 李寒江 |
| 印 刷 | 北京瑞兴印刷有限公司 |
| 开 本 | 880 × 1230 1/32 |
| 字 数 | 209 千字 |
| 印 张 | 7.875 |
| 插 页 | 5 页 |
| 版 次 | 2005 年 1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
| 书 号 | ISBN 7-5059-4846-6/I · 3800 |
| 定 价 | 15.00 元 |

您若想详细了解我社的出版物

欢迎登陆我们出版社的网站 <http://www.cflacp.com>

目 次

- 第 一 回 供奉香花飞降天上客 (1)
引来金粉暗合意中人
- 第 二 回 客梦宵惊有图观不厌 (11)
主人言妙西服送将来
- 第 三 回 腰折礼嫌多主奴分野 (21)
开箱财动魄珠宝争辉
- 第 四 回 慨允赠裘谢恩宜上座 (30)
试猜织锦好在不言时
- 第 五 回 歌场挟美来听声有意 (39)
阶石候君立唱喏无妨
- 第 六 回 心醉奇装燃烟忘食味 (49)
门深封锁侧户走奔车
- 第 七 回 约指一钩金会心暗渡 (58)
入门三面网逼老迁家
- 第 八 回 含怒有因冰消梳发后 (67)
飞觞无忌亲送俯肩中
- 第 九 回 曲槛洞房中生涯似蜜 (77)
巧妆素脸畔机划囤金
- 第 十 回 佯怒又娇羞疏交函电 (87)
低声兼下气赎罪茶烟

第十一回	乐上心头失言呼已矣 媚居眼底回答总嫣然	(97)
第十二回	香帕试偷慧心双手送 资金再跃密计自天来	(110)
第十三回	笑饮香脂订婚遭女问 乐观车阵隆礼送人时	(119)
第十四回	来客本无关加衣尽礼 诗人原有意握手如狂	(128)
第十五回	幕后飞符曲终人不见 夜深筹策酒熟客初来	(140)
第十六回	聚宝看成箱提防露影 进言甜带窖敬悬分金	(151)
第十七回	冬夜酣呼怀金留醉态 春明遥别冒雪告游踪	(163)
第十八回	应返看红楼欲擒故纵 附身呈白简受益良多	(175)
第十九回	喜爱读书时兰因絮果 生涯隐画里月夕花朝	(186)
第二十回	辛苦一番密谈风雪夜 流连半日并蒂蕙兰时	(197)
第廿一回	话到家人残花须割席 谁为西子甘露有甜心	(207)
第廿二回	兄妹为之玉鱼堪细玩 先生醉矣竹叶不禁扶	(217)
第廿三回	酣醉隔宵封房赠弱妹 言谈终日缩地看尊兄	(228)
第廿四回	耳畔语音圆小栏独立 天边雪电到双翼高飞	(238)

第一回 供奉香花飞降天上客 引来金粉暗合意中人

十一月的天气，北平已经是很冷了。西苑飞机场，晒着黄黄的太阳，一望空荡荡的。西北角上虽矗立着一幢立体式的楼房，那房子光秃秃的，并没有一点依傍。那半空里的西北风，轻微的在人身边经过，皮肤还是刮得生痛。在一片水泥铺的地面上拥着一群穿皮大衣的男女。大家经不住这空野寒气的压迫，各把两手插在大衣袋里，在水泥地面上跑动着，求取一点暖气。在立体式的楼房外面，远远地停有几架飞机。它们也似乎受着严寒的侵袭，瑟缩地斜了翅膀蹲着，好像也是冻僵了，但地上的飞机，尽管不动，在这机场上的群众，还是不断地抬了头向天空中看去。他们是望着一架由温暖地方——重庆来的飞机。重庆这个地名，在当时是高贵的，自然，由重庆来的飞机，也是高贵的呀。

半小时后，天空里有了轧轧的马达声。大家翘首而望，一架双引擎飞机，由西南角飞来了。人丛中哄然一声地喊着来了来了。那飞机随着众人的喊声，在半空中绕了大半个圈子，飞到机场的北端。它渐渐下降，再绕半个小圈子飞到机场的南端。一驾吉普车——北平新鲜的交通工具，立刻由东边跑进了机场的中心，顺着飞机跑道，跑到机场南边去。不多一会儿工夫，吉普车回来了。它跑着不怎么快的速度，给刚落地的飞机引路。没有十丈远的地方，一架在地面上用丁字架形式滚着巨形橡皮轮的飞机，跟着后面走上来了。在这里迎接贵宾的人，终于是达到了他们的希望。大家又是哄然一声，拥了向

前。这个时候，在飞机场守卫的人，也知道这架飞机来自重庆，欢迎是理之当然，就让大家拥上前去。

双引擎都已停止了，大蜻蜓头上，高插着两个触须，已因长途的疲劳而停止了，机场的工人，很快地推出了一架活扶梯，靠近了机身。蜻蜓肚子上，打开了舱门，飞机里的旅客，由门里鱼贯而出。其中一个中年人，穿着后方的西康出品，青呢大衣，戴着黑呢帽子，正和他身上穿的大衣一样，十分粗糙。可是，他为这群众中十几个人所注意，不约而同的，劈劈拍拍，一阵猛烈的鼓掌声，由人堆里发出来。那些人随着掌声，更接近了扶梯。因自飞机停稳当后，它就被别人包围起来了。那位穿青呢大衣的人，到了这开始大冷的北平，显然见得寒素。因为来欢迎他的人，个个都穿着獭领的皮大衣，尤其是其中有两位女宾，一个穿着灰背，一个穿着玄狐，那是在八小时以前的重庆所不能看到的服装。当然，重庆那两三年难遇一次小雪的所在，也不需要这个。但是十年前，他是在北平住过一个时期的。所以在重庆八年，始终憧憬着北平的夏天与冬天。夏天是每晚盖被睡觉，而冬天屋子里的炉火熊熊又可以让人穿夹袄。这时，他第一个印象就是这一望无尽的皮大衣。他深深地感觉到，这实在是重到北平了。

他有了这感觉之后，也就感到脖颈子里冷气飕飕。他两手抄着大衣领子，让它紧一点。同时，也就牵牵大衣的衣襟，让衣服更裹得紧一点，然后将身子挺起来，表示了他来自抗战司令台畔的身份。因为身子是挺的，他那下楼梯的脚步，这就格外来得沉重。每走一步，脚步顿上一下。当他走到平地时，欢迎的人，拥向前去，各自取下帽子一鞠躬。其中有几个鞠躬的度数足够九十度，弯得像一把弓似的，那可以知道他们在北平沦陷多年中，是经过日本人的折磨的。尤其为首的那个，这人在獭皮领的大衣里，拥出一颗肥胖而黄黑的脑袋，眼角上闪出许多鱼尾纹，在恭敬的态度上，兀自带几分滑稽。他抢前半步，和下机的飞来者握着手，然后回转身来，向大家点头道：“来，我给你们介绍，这位是金专员。”于是过来一个人又一鞠躬，这人也就从旁唱着名，这是张丕诚，这是李素敬，这是王心德，这是刘太

太,这是杨小姐,一串地报过。那金专员由重庆上飞机的时候,在珊瑚坝的石坡子旁边,坐在露天板凳上,吃了一饱豆浆油条,二三送行的朋友,围绕了站着,说说笑笑,还有人伸手拍了他的肩膀,笑道:“到了北平,不要说出贵金专员吃豆浆油条的穷相呀!子原兄,你要知道你是代表重庆客的呀。”金子原笑道:“那要什么紧?我们八年抗战是艰苦的。惟有见人就说出艰苦来,那才可见得我们的功绩伟大。不但说出豆浆油条来,而且还要说豆浆油条是上品呢。”他那时这样说着,颇认为是很得体的。现在到了北平,一看到欢迎的人士是那样的卑躬屈节,把重庆客大有视若天人的样子,若是把吃豆浆油条的事情告诉他们,一定让他们见笑。反之,要把重庆的月亮,都形容得比北平好些,那才可以让人家钦佩。这样想着,胸脯就越发地挺得高些,头也又昂起了一倍。欢迎的人见到他那番情形,果然是增加了一层心事,也不知道这位专员大人到差之后,将有什么威风发作,都静静地站着,把眼皮垂了下来。金专员看到大家都不作声了,匆匆地经过一番介绍,那些姓名也没有完全印到脑子里去,还是找自己最熟的那个人吧。这就向刚才执行介绍职务的那个人道:“刘伯同兄,我的电报你收到了没有?”刘伯同半鞠着躬道:“收到了,一切都替专员预备好了。”金子原手抚了下巴颌,做个沉吟的样子,因道:“那么,我们先上旅馆吧。哪位有车子?”刘伯同道:“已经为专员预备下了。机场上太冷,请快点进城休息吧。专员的行李?”金子原回头向飞机上一指。这时,机场的工人,正由机门那里继续地向下送着行李。

这时所有大批欢迎的群众,分作若干批,各围住了他们所欢迎的重庆客纷纷谈话。刘伯同领着队,将金子原在飞机旁边包围了,每人一个小鞠躬,脸上带了奴才相的微笑,然后问上一句话:“重庆的物价,现在低多了。”“政府大概还有两三个月回南京吧?”“金专员抗战八年,精神伟大,太辛苦了!”“唉!这八年我们不知道怎样熬过来的!”金专员对于这些话,爱理不理,有时答应一句,有时只说个“嗯”字。大家围了这位贵人,恭敬地伺候着。他站在人丛中间,对欢迎的群众,很快地扫了一眼,点点头道:“我们走吧。”

一辆一九四一年的漂亮汽车,装着金专员向北平城里跑。在车上陪着金专员的,还是那位欢迎领袖刘伯同。金专员由车窗向外张望,因道:“八年来,北平还是这样子,而这条柏油马路倒是从前所没有的。”刘伯同道:“专员觉得这车子在路上走着怎样?北平最新的车子,是一九四一年的了。这里可不像重庆,有新到的美国车子。”金子原微笑了一笑。这时,飞机上下来的人,前前后后几十辆车子,顺了西直门外的大道风驰电掣的,摆了一条疏落的长蛇阵。虽然这是柏油路,但冬日天旱,北方风沙特重,路面上兀自蒙上一层飞沙。金子原专员坐在汽车里,心中暗暗地想着:抗战八年受尽了苦,今天总算食到了胜利之果。于是那心里的愉快,由脸上反映出来;发了一种高兴的微笑。汽车走得快,那西直门的高大箭楼,已在高空里向飞来客见面。金专员点点头道:“久违久违,今天重逢了,别来无恙。”刘伯同是歪着屁股坐在车座的角落里的,这就侧了脸向专员笑道:“我们天天盼望中央的人来呀。不但是我们,连西直门的箭楼,都在盼望着中央来人呀!”金专员微微一笑,把腰杆挺直了一下。车子进了城,金专员对车窗外四周看了看,见那矮矮的屋子,宽宽的街道,还是那样。第一件给人不愉快的事,是轨道上停着破旧的电车。但也有一件令人愉快的事,满街墙上,人家门上,电线竿上,全贴了三尺长的红纸欢迎标语。车子继续前进,经过金鳌玉蜆桥,看看北海和中南海,在一片冰池之外,四围寒林之内,半隐半现地拥出无数金碧辉煌的宫殿。在屋叠屋的山城里住惯了,陡然换了个壮丽空旷的眼界,心里着实的轻松一阵,于是他又微笑了。这欢迎的领袖刘伯同先生,虽和金专员是老友,但一个是抗战英雄,一个是有汉字头衔的人物,心里总有几分惭愧,由这几分惭愧,也就很怕老友公而忘私,不假颜色。现在看到金专员一路之上,不住地发着微笑,他也就忍不住笑了。

车子到了东城某条胡同,在一座朱漆门楼前停下。刘伯同首先下车,拉开车门,站在旁边等着。金子原走下车来,就看到门洞里两个穿长衣的勤务,同时把头上戴的毛线猴儿帽子一把抓下,垂手站着,好像庙里塑了两个泥质小鬼一样,一边一个。金专员一下汽车,

他们两个人鞠躬加起来,恰好是一百八十度。金专员对于这个过分的礼节,并不感到兴趣。相反的,他起了一种恶感,觉得这是日本人奴化教育留下来的产物。也正是中国人的耻辱,来自后方的抗战英雄,都有这点正义感。因之他对于这两个勤务,在厌烦与羞恶当中,并没有加以理会。那个引导的刘伯同,这时又执行着他的职务,立刻抢前两步,在金专员前面歪斜了身子,引着前进。进过两重院落,顺着朱漆游廊将新主人带着走入有走廊的正屋。只看走上三层台阶,一列四根朱漆柱子,这派头就不小。在重庆,任何院长的公馆也比不上。金专员立刻想着:我比重庆的五院院长还阔。这就是我的行辕啦,想着把胸脯挺起来,立刻增高了三寸。那大屋廊檐下,已站有一青年勤务,垂着青袍的长袖,金专员一登台阶,他两目直视,就是九十度的鞠躬,接着立刻把风门外宽可四尺、长可一丈的绿棉帘高高地掀了起来。

金专员进了正屋,很惊异地观察着,只见正面紫檀雕花的琉璃屏风,光彩夺目。在这下面,是紫檀嵌罗钿的桌椅,上面铺着紫缎子的绣花椅垫和红绸绣花的桌围。桌子正中,紫檀雕花架子,托起了黄色彩龙的尺二大瓷盘,里面供着鲜艳的水果。他踏着尺来厚的大地毯,由刘伯同让上了正屋的左边,这里是三套大三件的绿绒沙发,围着玻璃砖的茶桌。在屋子角上,四只五彩瓷缸,也是用檀木架着,供了四盆大梅椿。沿花格大玻璃窗下,排列着四五尺宽的热气管。屋子里热气烘烘,犹如暮春,窗台上彩瓷盆的红白鲜花,在油油的绿叶子上,向新来的重庆客献着娇媚。鼻子里便觉得有一种清芬的气味,让人精神为之一振。同时他也觉得暖气熏蒸得扑脸,就解着钮扣脱下大衣。刘伯同自己的皮大衣还没有脱下,看到金专员脱下,先抢过来双手将他的粗呢大衣接住。那站在门外掀帘子的勤务,已经走进来,原是垂手站在一边。见刘先生代接着大衣,他又抢前一步,把大衣接了过去。刘伯同乘便就向他问道:“专员的房间,已经布置好了没有?”勤务答道:“已经预备好了。”刘伯同道:“专员还是休息一下呢,还是去看看卧室,先洗一把脸?如若觉得不大妥当的话,立刻再布置一

下。时间还早，来得及。”金子原看看自己身上这套粗呢中山服，比起刘先生身上的湖绉面子的洋灰鼠皮袍来，真是差得太多。再看看这个金碧辉煌的房子，让穿粗呢衣服的人当上宾，也是嫌着寒素万分。这样，他立刻有了正义感的答复了。因道：“我们抗战八年，什么苦都吃过，衣食起居，全不在乎。只要国家民族有了光荣，我什么也不选择。卧室不必看了。倒是先可以洗洗手脸。”那勤务听说，立刻就抢进旁边的门里去了。刘伯同道：“洗澡间也在卧室后面，我来引路。”他将金专员引到旁边屋子里去，这里又是一间小客厅，除了一套紫绒的沙发而外，还有大理石的写字台。硬木架子，安上软垫子的写字椅子。不但文具一切预备现成，连花瓶，茶壶、纸烟盒全都摆得齐全。这仿佛是小办公室的样子了。由这里向后转就是卧室，屋子里家具都那么精致，远非在重庆的人所能想象。单是那弹簧床上的绣花棉被，就有三床之多。由卧室进去，便是洗澡间。白瓷砖砌的墙，像个雪洞。洗澡盆又长又大，简直可以直躺在里面。那个先抢进来的勤务，已在洗脸盆放满了水。接着，白而软的手巾，香胰子，一样样地送过来。金专员在重庆，住过国难医院，而且是头等房间，虽然有几个看护着病人的护士，也没有这样舒服省事。

金专员洗了手脸出来，更觉得这屋子里满室生春，在机场欢迎的人，也拥挤了一屋子。他一出来，不论男女，大家都站着，便笑道：“各位请坐吧。我初下飞机，一切是茫无头绪。还须等我沉静一下，我才能向各位问问这里最近的情形。”刘伯同迎合着他的意思，便道：“那么，各位先可以自便，回头我和金专员洗尘，请各位作陪。”那人群中的张丕诚是个矮胖子，倒是皮肤白净，光滑无痕。惟一的不光滑之处是他笑起来，眼角上有几道鱼尾纹。他拱着长袍子的袖子，笑道：“刘兄让我们公请吧。”刘伯同道：“回头再说。”这欢迎人中，有两位女宾在场，一位刘伯同太太，金子原虽和她阔别多年，还认得。另一位是在机场上介绍过的杨小姐。他不明白是何原故，这杨小姐以什么身份出现，也来欢迎。这时，见杨小姐带了几分笑意，站在刘太太旁边，不免又对她注视了一下。那杨小姐脱了皮大衣，穿了件墨绿色的倭

绒长旗袍，衬托得她鹅蛋脸儿格外白嫩。她长长的个子并不瘦，穿了这件长旗袍，又是玫瑰紫的高跟皮鞋，正如风前柳的姿态。两道秀眉，细长入鬓，正好是堆云式的黑发，纷披在肩上，笑时胭脂颊上，略微有两个小酒窝。两排雪白的齐整牙齿，微微在红嘴唇里露着，妩媚极了。记得战前，有人提出女人美的条件，是肥、白、高，这杨小姐几是占全了。又有人说北方女子，是刚健婀娜，这杨小姐也有了。他注视了一番之后，心里已是连连称赞了好几回。那杨小姐见专员向她望着，她倒没有小家子气，索性大大方方地向他笑道：“回头我们共同给专员洗尘，专员可以赏光吗？”他点头笑道：“将来叨扰的日子很多，不必客气。”刘伯同道：“不然，大概金兄还是在重庆上飞机时候吃的饭，应该好好地吃顿晚饭了。”金子原道：“我们带得有点心，在西安降落的时候，也买了点东西吃，倒是不饿。”刘伯同向张丕诚道：“那么，我们就向大喜园打个电话定座吧。告诉柜上，我们是欢迎重庆上司，他们务必把菜做得好些。”张丕诚连说“是是”，闪着眼角上的鱼尾纹笑了向金专员拱手告退，其余的人也跟着退去。刘太太、杨小姐走在最后，金子原还向杨小姐点个头道：“回头二位要来呀。”

众人去后，勤务开着三五牌的纸烟听子，用日本金边彩花细瓷杯斟着上等香片茶，伺候专员在紫绒沙发上坐着。金子原向刘伯同略微问了问所要接收的几个机关的情形。刘伯同挨着在金专员靠近的沙发上，略微坐着一点边沿，似乎胸有成竹，在身上摸出一张纸单来，双手递上。因道：“大概情形，都搞了个纲要写在上面。日本人非常听话，一切都是好好地保存着。我们老朋友无话不可说，我们没有参加抗战的人，留在沦陷区鬼混这多年，当然是很惭愧的事。不过我可以在老朋友面前起誓，我是身在伪朝，心存汉阙。这两年来，看到日本人不行了，我们是睡梦里都盼望中央回来。自从日本人宣布无条件投降，我灵机一动，立刻想到所有伪机关里的东西，得好好看守，不让日本小鬼损坏一点。至于他们想弄走，那更是谈不到，我已联合了许多人，昼夜加以监视了。若照地下工作来说，我们是做得很彻底的。”金子原摇摇头笑道：“你这不能算是地下工作。日本人投降了，

中国人对于他们可以放开手来做,怎么算是地下工作呢?”刘伯同未免红了脸,搭讪着擦火柴吸纸烟。金子原对于他刚才说的话,倒不怎样的介意,拿着他递过去的一张单子,两手捧着一行行地仔细看上去。看时,脸上有时颜色变动一下,有时禁不住一阵微笑,有时也点点头。他脑筋里立刻有着金条、金锭子的许多幻想。看过之后,将五指托着下巴颏沉吟了一会子。刘伯同坐在他旁边,看了他这样子,恐怕他还有什么疑问之处,只管将两眼偷看他的脸色。等他沉吟着的时候,便隔了茶桌,伸过头来低声问道:“专员还有什么不明白的地方吗?”金专员向屋子四周看了一看,因道:“那些物资都罢了。你这单子上面,开的二百两黄金,我倒有些不明白。”刘伯同听说,立刻由沙发椅子上站了起来沉着颜色道:“这个,我可以拿日本人的老账出来对证,一钱一分都不会泄漏的。”金专员道:“老账在哪里呢?”刘伯同道:“都已经看管着。”金专员道:“问的不是金子谁在看管,反正有账。只是日本人何以在投降的时候,没有把金子换掉?”刘伯同还没有了解他的意思,依然在面前站着,而且那脸色越发变得沉着了。因拱拱手道:“那决不会。我在这里看守着日本人,若让他把金子卖了,我不但没有脸见你,而且我应当自请处罚。明天我就陪专员先去接收仓库账目。”金子原道:“此地金价,现在什么行市?”刘伯同道:“大概总是十六、七万。”金子原道:“这样贵,比重庆加倍。”刘伯同笑道:“专员说的是法币吧!这里还是以联币,不,以伪币计算的。”他在重庆客面前,说了一个“联”字,颇不好意思,脸上立刻红了。金专员对于这一点,倒是不怎么介意。心里想着,法币对伪钞,是一比五,那是三万多法币一两金子了。把这金子送到重庆去卖掉,把钱带回来,再买北平的金子。就以这二百两金子而论,可以原封不动,归还公家,大可以白赚他六、七百万元法币,折合伪钞,那竟是一个抗战公务员梦入天堂的事了。

他听到了刘伯同的几句报告,脑筋里面立刻发生了这一番感想。他沉着地吸了一支纸烟,抬头看到刘伯同还站着,便笑道:“我们是老朋友,你还客气什么,你以为我在你面前,还摆出重庆飞来客的身份

吗？”刘先生听到金专员说了一声老朋友，心里喜欢得奇痒，便笑道：“说起老朋友，我真惭愧。我若知道老兄在重庆，我就丢了家眷也该到后方去。不巧的就是前几年的时间，我既很穷，内人又一直的害着病。直到日本投降，她精神一振，才恢复了健康。”说着，才坐下来接下去说道：“前几天我们谈心，杨小姐还埋怨没有到后方去一趟呢。”金子原吸着烟，微微一笑道：“这杨小姐倒和你们很熟。”刘伯同笑道：“怎么会不熟呢？她是我内人的胞妹。她原来是不想出来做事的，可是为了敝亲家里并不怎么宽裕，吃饭的人又太多，所以也就只好出来找个小事混混。这还希望专员多多提携呢。”金子原笑道：“她会什么，年纪太轻一点吧？”刘伯同一看专员的颜色甚好，而且这句话问得也很有含蓄。便笑道：“她倒是写得一笔好小楷。年纪并不算轻，已是一十九岁了。专员可以提拔提拔，人倒是很聪明的。”金专员笑道：“那么，我就请她当秘书吧。嫂夫人同意不同意？”刘伯同笑道：“那是什么话，她还求之不得呢。”

说到这里，勤务进来报告有电话。刘伯同就站起来向专员点点头，到旁边屋子里去接电话。约莫有十分钟，他走回来了，又是一点头。笑道：“请专员接电话吧。”金子原道：“谁知道我就住在这里呢？大概是同机来的朋友。”他站了起来，刘伯同却指着屋子里道：“这边小客室里，有专员专用的电话。”金子原走进屋子去，那写字台上的桌机搁置着，他拿起听筒来喂了一声，就听到里面是一位女子声音说话。那边就接着问道：“您是专员吗？我姓杨呀。刚才和刘太太向您一路告辞出公馆的。”金子原笑道：“哦！杨小姐，有什么事吗？”杨小姐道：“我们在饭馆子里等着您呢。”金子原道：“好的，在什么地方？”杨小姐道：“刘先生会陪您来的。您就来吧。由重庆上飞机，一直到现在，已然十几个钟头，您该饿了。”金子原在电话里，听她说一声您，已觉得舒服之至，立刻答应马上就来。他回到外面客厅里，早见刘伯同笑嘻嘻地站起来，向专员拱拱手道：“催请了吧？”金专员笑道：“倒是催请，不过是杨小姐催请的，难道还要杨小姐请客吗？”刘伯同笑道：“她一个小职员，哪里请得起？这是我们大家公请的。”正说到这

里，两个勤务已把两件大衣都拿来了。他们两手拿大衣将领肩提着，挺了身子站定，只待主人伸手向下穿。金专员穿着大衣，心里也就想着，在重庆用的勤务决计就不能这样懂事。这可见得到北平来，一切都是舒服的。穿好大衣，勤务次一行动，就是掀着帘子。刘伯同身子向后一缩，退在一边，让专员先走了出去。他在这里约莫有两小时的时间，他已感到增加了自己不少的身份，挺着腰杆子走出了大门。虽然由里院到大门，遇着了许多不知姓名的人向他鞠躬，他也就坦然受之了。

第二回 客梦宵惊有图观不厌 主人言妙西服送将来

刘伯同陪着金专员坐上汽车,经过几条绵长的马路,到达了请客的饭馆子。在十几年前,金专员在北平当小公务员的时候,也曾由这家饭馆子门口经过,总看到成列的汽车与自备人力车,把整条街都塞住。他仅仅看到这饭馆子门口的金字招牌是大喜园。同时也知道这是北平第一流的饭馆,至于饭馆子里面是什么形状,那就不得而知了。这时汽车在大喜园门口停住,他立刻有了个猛省,经过了一度抗战的辛苦,再回到北平那可阔多了,阔到在第一流的饭馆子吃便饭了。他下了车子,走进大喜园的门口,那柜上送座儿接座儿的伙计,已是五六个一排站着,深深地一鞠躬。同时,听到旁边柜上的账房先生轻轻地对同伴说了一声,这就是重庆来的中央代表。金专员本带了一些笑容,听到了这窃窃私议之声以后,他立刻把面孔端正起来,挺着胸脯子向前走。可是伙计们眼明手快,早已窜在前面引路,引进北屋子一列大饭座里去。这当然是重庆所没有的,这边是大餐桌子,白布蒙的桌面上放着茶烟瓜子,那边是印花桌布蒙上的圆桌面,已是放好了彩色杯碟,和包银的乌木筷子。靠里墙一列三大件的沙发,以及墙上所挂玻璃镜框配着的名人字画,这都是重庆饭馆子里所不能见到的。他一进门,还是在飞机场欢迎的那些人,由椅子上站了起来。尤其是那位杨小姐,经过一度电话地催请,仿佛是比较人更加了一层认识。她这时又换了一件衣服,乃是深紫色的花绸面棉旗袍。而那头发,又经过一番梳拢,乌云堆是在蓬松之中,加了一层光亮。

配合这紫色的衣服，鬓发下斜插了一朵绸制的白色海棠花，这打扮越看越觉得浓淡得宜。所以金专员进门之后，首先也是向杨小姐点头，而且他也间接地传染了日本人的行礼习惯，头点得很深，几乎是有类于鞠躬了。那杨小姐生有两只水汪汪的眼睛，漆黑的眼珠一转，不须说什么，就表示了彼此友谊加深了。因之，金专员脱下呢大衣的时候，饭馆里的伙计恰是不在当前，杨小姐就抢步向前，把大衣接过来，向衣架上去挂着。当她一走过来的时候，金专员嗅到一阵很浓厚的香味，便点头道：“不敢当，不敢当。”杨小姐只是微微地笑着。当她离开的时候，红嘴唇里露着白牙齿一笑，似乎有声而又似乎无声地说了一句：“这样客气！”

金专员真没想到一下飞机，一切令人满意，满意到立刻结交到一位漂亮小姐。心里一阵高兴，连当面这些欢迎的群众向他问长问短，他都有些不知所答，而且站在屋子中间四面张望，也就不知道人家和他说些什么，他是一律随口答复。还是刘伯同知趣，他笑着向金专员拱手说：“专员还是在重庆吃的早饭，请坐吧。”他提起桌上面下手放的酒壶，就在首席的杯子里斟上一杯酒。点着头道：“专员请这里坐吧。我们办的很草率，不恭之至！”金子原自知道这首席除了自己是无人敢坐的，因道：“我们不拘礼节，随便坐吧。”杨小姐向他笑道：“除了专员，这里全是主人，所谓罗汉请观音。您倒是不要客气。”金专员道：“好！我就坐首席，请大家随便，我倒是真饿了。”说着，他走到首席上坐着，大家又是一阵让，都有点胆怯地不敢和专员坐到处，最后就推刘太太和杨小姐坐二三席。两位女宾当然也是不肯。金专员笑道：“请坐吧，女宾第一，那是没有错的。”

金专员这么一提，在场的人，就大家跟着哄：“女宾第一，女宾第一！”同时叫了起来。刘太太和金专员究竟是相当熟的，既是专员都这样说了，她也不再谦逊，就向杨小姐笑道：“专员饿了，我们别只管拉拉扯扯地耽误了专员吃饭，坐下吧。”说着她首先坐到三席上去。杨小姐跟在姐姐后面，还打算坐第四席，刘太太却伸手将她的衣襟轻轻一拉，笑道：“别捣乱了。”杨小姐脸上，带了几分腼腆的样子，微笑